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定集卷五

宋　汪應辰　撰

奏議

論薦舉改限疏

臣契勘四川制置使司先舉指揮選人磨勘改官許從本司出給公據申吏部施行伏見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以每歲合舉

員數將一半舉已關陞或實歷三考以上人餘一半舉自歷任以來通及六考以上人如違令來考限舉官與被舉之人並行罷黜雖去官勿原又隆興元年三月初四日指揮改六考作五考者竊想指揮之意蓋恐初官未及三考而夤緣請託多為之脩收留舉狀以待異日磨勘非獨長奔競之風亦以妨寒畯之路故立此約條以為限格然而其文有煩複而難明其法有拘礙而難遵選人於法必實歷三考或四考方得關陞因有三考

以上而未闕陞者未有已闕陞而非三攷也然則謂之舉三攷以上人足矣不必更云已闕陞也此臣所謂煩複者也且薦舉之法將以取人材攷政績非苟以充數而已今且以一郡論之假令郡守歲合舉二人而偶無實歷五攷以上人可以應格者則將至於闕而不舉矣又如有三人焉其二則三攷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皆當舉也其一則五攷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為不當舉也則或將舍其所當舉而取其所不當舉以就一半之數矣

此臣所謂拘礙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舉實歷三攷以上人更不必以己關陞及五攷以上爲拘如此則文理明白簡而易從既可以革去初官奔競之弊而又不失所以取人材攷吏績之本意臣竊見祖宗之時諸路使者薦所部吏未有限數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任知州通判者雖非所部吏皆得薦其法至寛也然而選人引見則有特旨京官改轉則有定員是以薦舉雖多而官不冗也今法益密矣

而來者無窮陛下攷祖宗之制酌時世之宜而有所損益焉臣輒因職事所及而極言之不勝惶恐俟罪之至取進止

論罷户長改差甲頭疏

臣竊以祖宗法令至於今日嚴密詳備所宜奉承遵守而勿失者也比年以來官吏推行或非其人至于事失其宜民受其弊議者不察其故而往往歸咎于法偏見率意出奇立異輕議改作苟以求售其説而不究法之

本末不顧民之利病紛更紊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益不少矣如近日臣寮有請欲罷催稅戶長改差甲頭此但見戶長之害而不思有以救之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民有產業則有常職今免役條令每二百五十家差戶長二名以催理民所當納之賦何復難者然而戶長不堪其役而或至于破產者豈有他哉蓋物有厚薄役次有久近使縣令親閱簿書而依公點差則民自無詞今吏胥舞弄作弊至有差一戶長至於四

五而不定者此其害一也税租自有期限追集比校拘留勘罰其害二也官物已納而不即銷簿往往重疊刻欠其害三也攬納人類多與公吏相表裏亦有公吏自為之者攬而不納反以殃及户長其害四也逃亡户絶不復倚閣而使户長代納其害五也形勢之户稽慢苟免官司不敢誰何而惟責辦于户長其害六也不能檢察姦偷撙節冗濫而財賦失陷用度空乏則豫借税租有併催兩科者其害七也此七者特其大概耳其他煩

擾侵刻豈易悉數使縣令得人則為户長者無此害矣苟非其人則雖易置甲頭而所以害民者固自若也大抵胥吏常態利于生事以擾民使其循常守舊則無以濟其姦貪矣故每朝廷政令之下則竝緣假託疑惑上下肆為不靖名曰奉行其實違戾如臣僚所乞以甲頭催稅一事户部勘當下轉運提舉司從長相度如經久可行即申請施行蓋省部之意本欲博盡中外異同之議而審定其當非便以為可行也而潼州府中江縣遂

差甲頭八百二十六人又以點追不到决杖罪者四百
餘人支散甲帖其納錢皆有定數又懷安軍金堂縣差
甲頭七百人五日一次比校則是此七百户者奔走道
路無虚日其行移曉示皆以被奉朝旨為辭則制置司
因人户論訴已行下住罷令聽候朝廷指揮仍牒四路
轉運提舉司照會外臣竊以户長之法無可更易伏望
聖慈明降指揮令州縣並依現行條法施行勿復他議
仰惟陛下軫念百姓而于監司郡守尤所加意延見賓

問攷察進退此實致治之本也監司得人則屬郡治矣郡守得人則屬縣治矣至于獻言之人動欲改立法令其紛紜而無益者可以斷自聖意置而勿問眞宗皇帝時李沆為相嘗謂在相位無功可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爾朝廷防置纖悉備具或因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臣竊原流之意固非盡棄羣議也蓋變更法令古人所重利未必興害已先見騷騷不已流弊益甚所以杜絶其漸識慮遠矣若其通

達國體切于世務者又豈無一概論哉臣敢因事而極言之不勝戰粟之至取進止奉聖旨依奏令户部行下諸路依此

論愛民六事疏乾道五年

臣竊以為昔大有為于天下之君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于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

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為之騷然不寧孟子于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為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則在于反其本養其民焉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于揖拱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為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

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者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于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于詞令見于政事勤勤懇懇無

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
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
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
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
攷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
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
而紛更之説聽其言則美施于事則悖民受其弊當在
于此故昔人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

改厥度也其三曰榷貨之利今數倍于前代州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民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剥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行紏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罷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值給降本錢無使州縣于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賠累或更竝緣肆為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

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葢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于前次第而施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取進止

論欽宗配饗功臣疏

臣準尚書省劄子太常寺官劄子欽宗皇帝廟庭配饗
臣僚尚虛其位當時官僚罕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
纍著者迺有其人雖其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然事
變非常難拘定制因循九載宜以時定欲望敷奏特降
明詔令侍從臺諫集議以聞三省同奉聖旨依者臣謹
按周禮司勲凡有功者銘之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蓋
以其有功特褒異之以示勸也本朝一祖七宗皆以宰
輔配饗名實俱稱人無間言恭惟欽宗皇帝遭時艱難

其所圖任共政之臣皆未有能稱其任者非常之變自古所無今若欲應故事苟令備數必無以厭愜公論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寺官所言也至於當時死事之臣前後非一建炎以後皆已次第褒贈今若欲令配饗欽廟既與故所無萬一創行之又當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宣宗皆無配饗功臣蓋配饗之意主于勸功司勳掌之而名曰功臣其意可見非宗廟之禮必待此

而後備也伏見本朝建閣立名以寶藏御集獨太祖英
宗兩朝既無御集閣亦不建蓋雖崇奉祖宗然必審其
實必當于理不虛尚文飾以强塞人情而已臣竊謂欽
宗配饗功臣無其人則當闕之既合于周禮司勲之義
又有唐故事又有本朝建閣體例如臣言允當伏乞聖
慈特降指揮令更不議取進止

貼黃

臣伏見治平二年詔議濮安懿王典禮元祐八年詔

議郊祀尋旨有指揮罷議蓋或議或罷惟其事之可否而已伏乞睿照

論金使名犯真宗舊諱疏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令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于今日也取進止

貼黃

契勘金人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

同諸司請定寺觀納趲剩錢期限疏

臣等今相度上件趲剩錢元降指揮係于次年上半年内起發腓來諸措置不一或趁秋成起催催則有穀價正賤輸過其數之費或令四季分納則有期會迫促非時舉貸之患蓋緣八州地利所種早晚不同寺觀大小事力亦互異有利害難以概行然必俟次年催理則其

間或以蕩為他用責之于無反致勞擾今欲乞令八州並自秋苗初限日起催各隨土俗所宜接續送納至次年上半年內取足或有情願自于秋苗前者亦聽從便官司不得立限期其自來係納本色米或折價去處皆依舊例庶幾少寬寺觀之力州縣亦不至闕誤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疏同兩運使奏

右臣等仰惟陛下力行仁政勤恤民隱凡正外議論有以便安元元者未嘗不嘉納聽從此堯舜之心也然而

事有曲折理有疑似而利害頓殊名實相反者陛下雖有仁心仁聞非特民不被澤而愈更受害此為人臣者宜思所以將順聖德之美而不可以苟已也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僚所奏諸路州縣受納人户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匹兩以上隨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卻減作二十文其下户錢不成百米麥不成斗紬絹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户已付户部施行者竊以議

者之說以昔之取于民者三十今減為二十昔之畸零令將除之此利謂損利以予民宜陛下之樂從也而其實則大不然者昔之三十蓋以鈔計今減為二十乃以貫石匹兩計且以錢論之或十貫或百貫均是一鈔昔日不過納錢三十已耳今則十貫則當納二百矣百貫則當納二貫矣參差不齊絶長補短總而計之則其所多取之數蓋有數十百倍而不翅者矣謹按人戶輸納官物以錢陌取之者曰頭子錢以鈔旁取之者曰勘合

錢此乃兩事也頭子錢本起于除陌錢蓋唐五代不得已之政本朝因循未能盡革然舊法止于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是頭子錢昔之十三者今為五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司措置令人户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之合同印記錢前此所未有也至紹興四年以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户輸納税賦將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

頭子錢因貫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自不同今乃不究事因一例增取則併頭子勘合之數每貫為七十六錢矣頭子錢固已重矣又舉勘合錢而增之是一之為甚而再焉者也以鈔旁取之而又計其貫陌是名不正而言不順也以減賦為名而其實增之是以白為黑也取之以數十百倍之多而于不成斗百尺兩者錙之謂之優潤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而小民無知藉藉嗟怨但謂有司利于掊斂而以虛名

欺之豈復知陛下聖意所在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又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烏知之葢百姓所見者特其外之迹爾宜其知之淺也夫以蜀最僻遠而陛下垂意加惠無所不用其至折估糴本之虛額則屢詔除放白契稅錢之積久則一切蠲免豈有他哉凡以愛民而已惟是建言之臣失于詳審使百姓有以輕議有司甚非陛下愛民之意漢文帝除肉

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其後更定律令民乃得全活天下之事固有以善為之而失其本指者自昔聖賢所不能免惟知其非而改之不俟終日則德意明白民志自定矣或恐議者謂勘合錢所取微細未足以僵民臣等以為軍興以來百姓賦斂十倍於昔日刻剝朘削至此極矣譬如羸弱之人負百斤之物間關遠塗不得休息若減其一二猶可少蘇或稍增之則輾轉疲乏必斃踣而後已一綫之溜久而穿石存亡危急間不容

髮未可以為無傷而弗去也凡百姓疾苦陛下固已盡知之而臣等猶反復言之者誠不勝惓惓之意伏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指揮其勘合錢令依舊法施行中外幸甚

論左藏南庫事

臣伏蒙聖慈親賜手筆令臣子細開具激賞庫現在錢物及諸處每歲供納數目奏來者臣竊以自置激賞庫以來二十有七年其間增損不一費用亦異今且開具

紹興三十一年現在及所入之數可以見其大槩者唐宰相李德裕奏請置備邊庫歲入泉帛皆有名數以度支郎中判之本朝更定官制戶部侍郎二人以判左右曹而右曹實主封樁錢物其僅存者疑然終不能易也兵興以來費用百出封樁錢物其僅存者無幾于是戶部侍郎不復分職而治其勢然也陛下比詔有司以御前激賞庫歸戶部又詔以左藏南庫為名遇有軍期方得支用所以示天子不私其財與夫備豫不虞之意祖

宗之意雖未可彼而唐之備邊亦不過如是而已竊見近歲如出賣官田官告度牒及進奉銀絹雖皆已樁管亦合撥入南庫以見其為有司存遇有缺乏及緩急之費須奏請得旨然後可支欲望指揮更賜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定集卷六

宋 汪應辰 撰

狀劄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準令諸侍從官受誥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尊

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授端明殿學士舉查籥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查籥稽古之學可施于今應變之才皆適于義奉使入蜀跋涉七年隨事便民爲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薦尤袤劄子

臣竊以人才之難自古所嘆爲國家者所當博訪詳試以見其可用之實則下無遺才而人皆得效其所長以

協濟天下之務矣伏見左從事郎江陰軍軍學教授尤袤學問該洽富于文詞議論詳明通于世務隨牒州縣久安下僚臣比者誤蒙恩除法當舉代輒以其姓名仰塞詔旨又前此蔣芾陳之茂胡沂皆嘗舉袤自代蓋公論所與非獨臣知之也而袤貌既不揚性復靜退故久之未爲時用臣謂貌非所以取人而靜退之士尤當奬進區區報恩之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詳察取進止

薦閩人阜民狀

臣伏見左迪功郎福州州學教授閩人阜民學博而知要氣和而有守福唐學校最盛每春秋補試常不下六七千人奔競請謁習以成風是非毀譽無所不有而阜民持身謹嚴守法堅確人既不敢干以私久之亦無間言也士之癃老者安存之敏秀者誘進之偏長片善必加奬厲人自愛重益勸于學

薦鄭樵狀

臣聞舜之所以爲大聖者以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恭惟陛下與人爲善如舜之德凡爲臣子者宜仰體聖意有所見聞皆以獻之于上況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疎遠自外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踰七十稱道不倦所著六書本義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援疑者闕之不爲彊說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鑿之失又有詩傳其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伏望聖慈令福

州取索繕寫投進庶幾一經聖鑒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記事纂言之勤

薦于輗治狀

準都進奏院報敕勘會累降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具名奏聞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行下諸路監司于部内各舉三兩人不許連銜守臣于屬邑各舉一二人具姓名保明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姓名取旨甄擢者右臣伏見左奉議郎知

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穊操心公正遇事敏明縣係倚郭當紛華繁劇之會姦猾出沒訟牒紛紜蠹弊最多紀綱難立本官疏通無蔽健決有守吏畏民安政平訟理委是治狀顯著臣保明詣實謹錄奏聞

薦何耕充文章典雅科狀

檢準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敕節文依臣寮所請以六科薦舉內文章典雅科可備制誥節操公正科可備臺諫法理該通科可備刑獄節用愛民科可備理財剛

方愷悌勞績著聞科可備監司郡守知幾識變智勇絕倫科可備將帥應文臣職事官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見任將帥每歲須得于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覩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富于學殖蚤以文鳴筆力敏贍詞理精確堪充文章典雅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令來所舉何耕係第一員謹錄奏聞

薦蜀中人材劄子

臣近者上殿伏蒙聖慈問及蜀中郡守竊以比年朝廷所差監司郡守類皆出于選擇雖非全才要亦須有一長可取而又明示好惡公行黜陟中人以下亦皆知所勉勵惟是遠方人才沈伏下寮無以自達于上臣苟有所知不敢隱默伏見左朝散郎通判眉州樊漢廣居家孝友當官廉勤可以爲奉法循理之吏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守文紹奕好古博雅敏于吏事頃四川總領所蠲除劍州和糴以寛民力實自紹奕發之既而民間缺食

紹弈親自外縣徧行山谷隨事措置皆有條理右奉議郎新通判成都府程价明敏彊濟可以撥治繁劇撫養凋瘵左奉議郎辟差充四州總領所主管文字于𩔖材力優裕從容治辦聽獄訟理財賦皆得其要今四川總領所實賴以濟右通直郎通判文州任忠臣公廉有守内行謹飭通曉民事盡心不茍左文林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謝中學問詳明操履修潔講究事務常有捐軀徇國之志左武大夫成都府路副將嘉州駐劄王价材

勇忠樸而謹守法令久歷行陳屢立戰功前此以不爲大將所喜自乞離軍若付之邊郡必能安靜此皆臣所熟知者伏望聖慈特賜裁酌取進止

薦張行成劄子

臣竊以牧養百姓在于郡守郡守之臧否朝廷所當知而在遠方者尤不可不知也昔太祖皇帝命錢文敏知瀘州謂之曰知瀘州郭思濟監庫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鞫之太宗皇帝時殿中

丞知榮州李虛己因上表謝恩太宗親批紙尾有良二千石之褒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改知遂州既有治迹又賜詔奬諭虛己卒爲名臣夫以西蜀僻遠之地而郡守之臧否其細微曲折太祖太宗皆知之如此則官吏無不聳懼下情豈有壅蔽治安之效其要在此臣以疎拙誤蒙委寄之重念欲罄竭駑鈍以仰贊聖明萬一耳目所及不敢隱默伏見左朝請郎知漢州張行成通經博古尤邃于易才高識明臨事能斷紹興二十三年王

孝忠等謀叛于成都帥臣曹鎬閉閤不敢出官僚往往逃避行成時爲都鈐轄司幹辦公事獨排闥見鎬邀請出廳整兵授甲指畫擒捕尋即平定今樞密王剛中作成都續記實載其事不然則事有不可測者其爲漢州聰察彊敏請謁不行號令嚴明盜賊屏息豪彊退聽措置財賦倉庫充實凡一境之内修舊起廢皆不擾而辦臣攷其治行參以衆論實爲一路之最今去替止在十月伏望聖慈特賜旌異或召對以攷察其人才或令再

任以慰民願或别與遷擢以盡其所長庶幾遠方官吏皆知聖明在上燭見幽隱莫不精進以承休德其所勸大矣取進止

薦吴擴劄子

臣伏見右朝散郎直敷文閣添差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吴擴質性厚重表裏誠實雖生于將門而更歷艱苦被服儉素人情物態曲折通曉謹守繩墨安于淡泊言不輕發發必有常有勉勵趨赴事功之意雖任將作監丞

既而累歷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長其父玠精忠義勇効死百戰以保全蜀旣没幾三十年蜀人廟祀之如一日所有㩦令任添差參議官已滿伏望聖慈特除㩦蜀中合入釐務差遣旣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㩦亦得試用其才稍自見于職業必能奉法循理仰稱使令亦使將家子孫有所激勸取進止

薦吳泂充郡守劄子

臣仰惟陛下垂意民事詳擇郡守攷察試用得人爲多

惟是四川去朝廷萬里雖有人才未易聞達臣以疎謬誤蒙委寄之重茍有所知不敢隱默庶幾仰贊聖政萬一伏見朝散郎前通判永康軍吳洵和易而有守沈静而有謀其于民情吏事究極本末推見隱微永康久闕守臣洵兼權軍事聽斷詳審事無留滯詞訟之至于諸司者比他郡特爲絶少禁約山林以限隔夷人修治渠堰以疏導水利隨事措畫纖悉周密皆有條理若付以一郡必能宣布德意牧養小民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冒

瀆天聽臣無任戰栗之至

薦李蘩知邛州劄子

臣等契勘邛州號爲繁劇所應辦贍軍錢物數目浩瀚自知州何極到任之後夙夜竭力稍有倫緒今來何極致仕僅及兩月所虧欠逐月合納錢物已自不少又緣邛州自舊以蒲江井鹽于稅戶處和買絹帛出納之際弊倖非一本路轉運司措置令賣鹽買絹皆官自了辦方事行之初全在郡守得人約束嚴明防察周密乃能

革去積弊伏見左奉議郎簽書隆州判官廳公事李蘩才識明敏潔己愛民向年彭州逋欠贍軍緡錢在一路為最多轉運司差蘩兼權彭州通判解紛決滯政修事舉綿州屯駐大軍間或侵擾居民制置司差蘩兼權綿州恩信著明軍民安靜已試之效皆有實狀伏望聖慈差李蘩知邛州填見缺庶幾民受實惠財賦亦辦取進止

薦時紫芝歷學劉子

臣竊以歷數之學精通者寡自古治歷必得儒學之士與日官通共審定乃能成書蓋日官徒能分部運算至于索隱探賾則或非其所及漢更造太初歷雖唐都洛下閎各奏其技而司馬遷壺遂諸人實總之是非始得堅定今朝廷以乾道新歷測驗有差别加攷正雖責之日官而久無定論臣伏見左朝散郎時紫芝問學淹貫而耽玩數象用意詳密著歷書五十卷辨析異同推究微隱多先儒所未到士人之明歷學者少見其比伏望

聖慈令都堂審察如實有可取乞與一在京差遣仍令與太史官議定新曆庶幾仰稱陛下欽崇天道之意取進止

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宣撫劄子

臣伏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參知政事魏杞等與臣咨目宣示聖慈訓諭事件臣謹具奏稟下項

一臣恭奉聖訓以蜀中將帥能否高下朝廷無緣盡知令臣于軍中公選材略威望衆所推服不必材堪宣撫

之人但得可總興州大軍者具職位姓名一二人剡奏
者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
階州吳拱持身謹廉御衆嚴整家世忠義常以捐軀徇
國爲志而詳審沈靜事不輕發出入揚歷名迹益著其
父吳玠效死百戰以保全蜀蜀人懷其恩德所在廟祀
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
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
安而或者指爲怯懦遷事亦可見其不然矣又伏見果

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後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吳勝驍勇忠樸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吳拱可以爲次又伏見降授郢州防禦使充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世爲將家關輔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後立功多在川陜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間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閒廢常有感慨發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此

三人者皆臣所知伏乞睿照

一臣恭奉聖訓萬一吳璘果不起令制置司徑作得旨

一面收取印章權行主管職事申取指揮者臣謹已遵

稟外伏念臣才力綿薄制置一司已懼不稱比苦目疾

職事曠廢陳乞宮祠差遣方且踧踖仰俟恩命今復蒙

此宣諭尤非所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擇力授任庶幾

緩急之際不誤使令

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户部侍郎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恭惟陛下以國計之重慎擇所使而猥以及臣此正臣子奔走磨厲以見于事功而求所以報稱之時而臣竊自隱度有所不敢默者伏以國用匱乏民力凋敝至于今日極矣以公私並困而欲為均濟之策以朝夕不給而欲為經久之謀自非宏才贍智離倫絶類未有能善其事者如臣愚陋技能無取泉穀之事初未之學循常守職猶爾救過不暇今乃責之以

其所不能望之以其所甚重茍貪恩命冒昧而處必且以曠敗獲罪臣何足言實恐累國重念臣頃者自請治郡常蒙聽許幸今軍旅少息非有前日避事之嫌伏望聖慈收還新命別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公言臣無懇到激切之至

再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新除權戶部侍郎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父之命敢或不從而臣反復思

慮義難茍已敢冒萬死而終言之竊以戸部于今日爲尤重臣于泉榖爲尤非所長今舉所甚重而付之于初不練習通曉之人此古人所謂譬如田獵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者也今方愛惜分陰修舉庶政而于所甚重者乃使如臣等輩嘗試爲之迨其職業不修過咎已著然後有所廢置則失時誤事固已多矣此臣所以震恐失所而不敢茍已也伏望陛下重國計不使任非其人而至于曠廢矜憫臣下不使用

過其量而至于顛隮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改除一外任差遣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講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竊惟春秋之作以俟後聖陛下方將推先聖之志措諸事業以幸天下微言要義既自得之又使承學之臣誦述所聞庶幾或有取焉而臣質性遲鈍

問學褊陋雖獨抱遺經曠日持久訖不能有所發明豈足以參備講勸仰承顧問伏望聖慈追還新命而簡名儒使得預于斯文以稱陛下稽古圖治之意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準行在入内内侍省降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送下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者委寄之重寵秩之優決非

綿薄所克負荷震恐失措不知其何以得之臣聞天下之事習之而後能知察之而後能行苟或彊所不能擿埴索塗冥行冒進必至于顛仆而後已伏念臣山林書生涉世尤拙質性愚樸動與物忤識見遲鈍安在人後奔走州縣不過守法令謹期會然猶救過不給况于去朝廷萬里之遠統四路兵民之寄當今自闕以外未有如此其重者其間應變制宜防微經遠殆不容毫釐之差窾隙之闕而臣生長江南其于西蜀蓋夢寐所不及

風聲氣俗山川形勢邉鄙曲折將士能否既非經歷又未常講究以至朝廷所以置司之意前後累年措畫之大計皆莫知其本末昔鄭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國僑以爲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常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今陛下之所委寄其爲邑也不亦多乎豈可使如臣之不才不習其事嘗試爲之茍以承乏而已也伏望聖慈察臣所陳出于誠實非敢爲僞爲慢以自取罪戾叠賜指

揮追還成命改畀能者庶幾不誤國事

再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賜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恩命不允者冒陳危悃宜即嚴誅聖恩寛宏詔旨温厚愧悚交戰不知所據惟天幸不可以數得君命不可以久違而臣揆之于心斷之于義有終不敢以自欺者竊以人臣之義不擇事而安謂其才足以任事也若其才不足以任事而

苟以承命為恭至于誤國辱命則其不忠莫大焉此義之所不敢也況臣叨冒厚恩非衆人比念非捐軀無以報塞萬一令幸使令此正臣夙夜奔走以自効其駑鈍之時其如軍旅之事素未之學西南之地又其嘗經歷而一旦付以統帥之寄譬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雖欲竭耳目之力而從之愈見其迷謬顛錯而已苟或顧避嫌疑貪戀名寵以不能為能不以誠實控告君父則他日之罪將有不可勝誅者矣重念臣頃者蒙除權戶部

侍郎臣以理財之事非其所長雖兩具辭免而廹于成命黽勉就職俯仰數月訖無可言不免紊煩天聽出守外郡臣竊痛自咎恨與其不任職而後去孰若力辭于未就之前況今蜀中去朝廷萬里非如輦轂之下有所奏請可以即達苟或任非其人久此曠瘝豈不輕失事宜數爲更易豈不重困民力此臣所以再三審度決不敢冒昧而受以重前日之罪也伏望聖慈蚤賜矜允追寢成命臣無任激切戰栗之至

表

謝權吏部侍郎表

瀘從清華非歷階之可至銓曹叢劇必游刃之有餘曾謂臣愚亦叨帝舉伏念臣受材不腆涉世多艱窾縻寡聞不適于用單孑獨立莫爲之先仰繄聖明俯燭幽隱雖或排根之云久終然簡記之不移乃者方勉就于外除亟召還于中秘躊躇四顧不意自全沐浴三薫復與人齒惟是猗無于他技幸今得預于斯文竊冀從容其

閭庶幾饜飫之益遽蒙誤寵超置近班矧黎獻之惟帝臣豈其乏使而六官之皆民譽安可非人退省妄庸倍增戰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無私覆仁不遐遺厎慎兢兢之萬幾兼收斷斷之一介運獨化于陶鈞之上孰非曲成效薄技于周衛之中何以仰報惟忠義之是守要死生而弗渝

謝户部侍郎表

究財貨之源流初非素學迫威顔之咫尺弗獲終辭冒

昧而居顛隮是懼伏念臣受才不腆涉世尤疎退處鄉閭食不供于伏臘出書吏攷政每拙于催科繫心計之非長于自謀而可卜自蒙誤寵獲備從官乃若理財實今急務曾微管穴之見少效芻荛之忠闕所不知安于無用豈謂地官之乏遽承帝命之嚴蓋量能然後授以官而聽言然後試以事今此二者臣無一焉矧以財力不支公私俱困謀無遺諝而未聞悠久之計日不暇給而未見勤勞之功宜得異材俾勝此任豈無可使乃以

及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己永言國計之事太息人材之難以謂象罔得珠或出乎智力之外伯樂相馬不在于物色之間故特取臣于蠢愚類非責效于凡近惟是不敏既如前之所陳過此以還又非臣之所及莫知稱塞徒切戰兢

謝兼侍講表

民部獨員方不遺于餘力書筵兼職乃得預于斯文仰聖恩之有加愧凡品之非稱伏念臣學雖好古材不逮

人佔畢呻吟初未離于糟粕望洋歎息恍難究于津涯何意謬知俾陪勸講惟茲魯史裁自仲尼豈無詩書未若見之行事亦有游夏莫能贊于一辭況在後來敢云能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篤實緝熙光明獨傳先聖之心合若符節博詢多士之說至于芻蕘雖甚無庸亦將有取與人爲善幸親見于聖時足興以言誓益堅于素守

福州到任謝太上表

入備從官出專方面皆公朝之遴選豈綿力之克堪伏念臣起自書生遠隨計牒在庭多士首蒙擢第之榮去國累年兩被賜環之寵無左右游談之助無期功强近之依獨賴聖明俯燭幽隱叨逾過分報效蔑聞昔已免于譴訶今復當于委寄茲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誠參化育道極高明不自有于成功莫能名于至德凡是飛潛之類孰非長養之餘自顧么微若爲稱塞布宣漢詔敢忘三尺之循仰戴堯仁第切萬年之祝

謝授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連率之權非其他比職名之寵不以次遷內省無堪力辭弗獲伏念臣來自下土列于近班斗筲之人豈足言于遠略老馬之智猶可效于外官心雖甚勞課僅自效敢謂聖明之過聽復兹委寄之有加以不知兵而畫䕶于將也以未閱歲而再升于華序愧懼交戰啟處靡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九重之邃而垂念于遠方攬多士之富而曲收于片善察其謹畏謂可使令特捐寵光

明示恩意可當一面顧昌稱于襃揚如履薄氷惟不忘于儆戒

謝太上表

帥權特重名寵過優自顧么微豈能負荷伏念臣山林冷族章句鯫生親蒙賜第之榮遂出在庭之右寢叨簡拔馴致超逾兹者獲奉藩條僅逃官謗敢謂襃嘉之渥更當委寄之隆人微望輕力小任重殊未知于稱塞徒有愧于生成此蓋伏遇光尭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妙

難名功髙不宰凡曰飛潛之類率皆長養之餘獨此孤生尤非衆比身非敢愛奚辭蜀道之難心豈謂遐自託堯天之大

謝除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表

自昔端明之職尤重遴掄于今侍從之臣未嘗除授乃緣外補獨被優恩伏念臣頃自遠方入登近列念遭逢之匪易宜報稱之何如三沐而薰竊收還于神觀再拜以獻庶少效于愚誠而臣災禍洊罹疾病交戰身其餘

幾奚尺寸之能伸處不遑寧徒朝夕之是懼仰蒙聖鑒
俯燭愚衷分符俾在于輔藩進職仍超于近列其爲忝
冒益以稠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擴大明以照臨百官
推至仁以曲成萬物謂臣才雖不逮固碌碌以無奇察
臣志則靡他蓋惓惓之有義全其出處加以寵光名隷
禁庭蓋無分于内外心存軒陛敢或替于須臾

平江府謝到任表

一麾出守實在于邦畿五月上官敢拘于俗忌第憂短

拙奠副使令伏念臣託勢至孤抗塵滋久頃繇蜀道入覲漢庭親蒙一字之褒擢置六卿之長所兼職局皆極清華徒殫千慮之愚曷效萬分之報曠官益甚終日靡寧屬申詔之垂仁俾優恩而補外十萬戶版圖之盛昔尤謂其繁雄五百里甸服之中今實同于馮翊矧施恩之自近念爲政以何先雖要路之津幸容引去而大邦之屏豈易克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燭萬微道包衆有稱物平施皆適人材之宜視民如傷尤嚴郡守之寄

豈特曲全其出處蓋將期望以循良而臣頃侍清光屢
聞睿訓軫念民隱洞知下情誓殫撫字之勞仰稱聖明
之意

乾隆御覽之寶

文定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告

文定集卷七

宋　汪應辰　撰

策論

廷試策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於廷詢之以天下

之大計曰覲聞治道之要顧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於師者言之竊以為為治之要特在於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為也然人君一為仁則天下相率而趨於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為也然人君一為義則天下相率而趨於義矣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

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於此者也以修己安百姓為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為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已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詒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已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於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詢則臣之言

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首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為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己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於天下之事若不足為者但陛下未之為耳夫以金人之入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可與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敵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於勤勞也湖湘之

冦弄兵潢池為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畧不出數月遂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蔕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略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興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為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為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

原書卷次訛誤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光大孰能禦之哉至於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為本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為者哉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粤自即位九年於此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為繆盭治效闕然深維其

故不憚改作臣以為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已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為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盍亦先於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為自治之計者何也昔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為根本之圖故高祖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内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

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吴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今也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毁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勵羣帥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卻又未始有定論也至於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

行之類則於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别與差遣之類其於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郤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為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為自治之計臣竊恐為敵國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烈正猶郤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奮悟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

後從事毋為此紛拏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為憂乎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真才之未顯實惠之未孚冗食之未革為慮臣以為此誠當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已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郡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强諸將之責也臣竊謂天子之於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

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蓋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者也今陛下下銓選之令則誠有意於肅吏道矣嚴科斂之禁則誠有意於蘇民力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於強兵勢矣然而真才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冗食之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諂也若聲而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於方寸雖不

形於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為宵旰之憂發於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為空言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於事哉臣竊見朝廷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之臣使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於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今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從散

局當時葢嘗略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真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於上而虐令阻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恐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辦貪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寛下赦文放其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為限實不能免茍以欺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别擇一切安養姑息

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梃小隊皆效敵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自保至於冒請月俸虛糜餼廩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茍能加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為陛下任其事者茍誠心未至則在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

爾伏讀聖策且欲攷課以核殿最省官以節俸稍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艾則欲定武功之算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衛之制臣以為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攷課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内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

法誠足以核殿最而節俸稍矣然臣以為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攷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功明者心也己之心不能治而欲以攷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為智以是為非但徇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於是乎溷淆矣此攷課之本所以在於正心術也茍況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

自售則名器必自此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于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不以親踈貴賤異其心喜怒哀樂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謟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攷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重華常用之矣終足以贍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常用之矣終能使斂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寛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爲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疆

塲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充國以爲明主可爲忠言條列利害反覆凡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渠河之利病乃畏爲人牽制而移書于朝廷朝廷以其言爲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攷其行事晏之掌邦計也凡始于廣德之二年而終于建中之元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

事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陛下誠能蒐攬人材經畧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戍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爲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爲甚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于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以邀其

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盍亦取監于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為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晏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于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隳諸衛之兵寖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彍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

然則今日之事又盡亦取鑒于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攷之于古驗之于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于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

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沛造次不違于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邇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于桴鼓臣竊觀于今歳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于食息之間既有膏澤繼降不出于旬日之内蓋以陛下

誠有慘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爲而推今日之所未爲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佑宋祚于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爲于天下宜先有

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可得而脅惟人主力于爲善勤于進德始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復行蓋方其側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馮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光武于是乎招徠俊乂屈己

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賛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為使聖徳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于强敵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况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竊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為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歴年之宿弊而欲行昔日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

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問目
沈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算竊以爲今日之事惟陛
下可以爲他人皆莫能爲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
以反求諸己之道誠不敢務爲多言以上慁聖聽臣不
知陛下之意將以今日之事責之于誰耶將責之大臣
陛下即位以來大臣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告廷
之命以某爲有道以某爲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爲
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

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于前王乎茍爲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方方且畏懼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某爲正直以某爲謇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于前王乎茍爲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

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又何所見而然也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于前王乎苟為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謟佞無所不至矣是無

惑乎治效之蔑聞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爲之而已矣茍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將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羣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爲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

臣謹對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

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茍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汔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横奔走旁午天下爲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國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復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末

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敵人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爲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修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文定集卷七

文定集卷八

宋　汪應辰　撰

制

除虞允文特授樞密使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惟昔人臣之美見於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告成於上或飲御諸友受祉於朝君臣俱榮中外作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奮庸既追繼於前哲式序在位宜特

隆於寵章左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仁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七百户虞允文學貫道原謀經帝載眇綿作炳識獨照于幾微酬酢佑神動自諧於節奏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洊致政塗茂昭賢業俾宣使指往拊神隅明師律於蠹敝之餘拔人材於隱約之際振威靈於遐徼勿士行枚寬賦斂於疲氓以為保障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玆命遄歸協圖内治方倚毗于兵柄肆就正於使名載衍爰田併加真食

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之嚴夙夜基
命英儁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厲於壯猷以弼成於丕業
可特授樞密使依前左大中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四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
軍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泰
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於閑

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驃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夷游奏膚公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損於枸邑勉從紲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眚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竝授今特出

於異恩内以增輦轂之嚴外以為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揚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邊鎮節度使制

周之六軍隱於南畝及有風塵之警則按籍而起於是以六卿各將一軍是則武事不在乎拔距超乘之徒而在乎仁義道德之臣昔杜預所以緩帶臨戎安石所以

奕某制勝我有明哲授之師律其明聽朕命具官某才高當世學通古人試之以劇而才愈出臨之以難而智益明雄謀大畧信可以將萬兵而懾遠人矣秦亭當兵車之衝西鄙羌戎提按一道必在能者為之節制夫斧鉞在前六纛在後不用命者有顯戮用命有厚賞爾其勉哉無隳兵律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為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奬諭詔

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為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耶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累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新除樞密使虞允文誥口宣

惟幄之謀方咨於耆詰樞機之府俾正於使名其益懋於遠圖以欽承於休命

虞允文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延登傑材進冠樞府嘉猷告后方佚於沃心孚號揚庭豈容於反汗

新除樞密使虞允文再辭免恩命乞檢行累奏許解機政不允批答

朕居安思危常謹不虞之戒柔遠能邇庶幾可大之功卿秉國樞機同朕心德乃言可績率前定於規橅不已於行復外宣於威令迨兹入輔示以襃崇事權弗移蓋

因已試之效謀畫具在其尚克成厥終勉副倚毗毋勤
訓告所請宜不允

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兹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
未温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於至
懷尚洊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為非初終之
一心何以能濟（奏劄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勉安厥位益究乃
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免赴行在乞

解罷機政除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眷言四川邈在萬里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於今

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肆頒名節竚望來朝迺引疾以

為辭欲奉身而自佚夫以忠誼徇國功利及民方與時

而偕行其何恙之不已倌人夙駕宜毋事於回翔元老

壯猷期即聞於入告所請宜不允仍疾速赴行在

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

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邑實封史浩辭免恩命

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卿入相初政為甘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臯之地歳勤再閱抿俗浹和肆稽進律之文特舉久虚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於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實在四封尚何異於家居其即膺於朕命所請宜不允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事史浩乞解府事賜一

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以卿望重弼諧心存孝養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奉胡為來諗欲就退閑而況年穀豐登里閭寧謐耋艾有遨遊嬉戲之樂鰥寡無歎息愁恨之聲為政若斯養志大矣盍思錫類毋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除知建寧府凌景夏辭免恩命

不允詔

朕以卿厚德宿望巋然一時起於燕閒付以師帥殆游紆郡紱休有政聲入長六卿實倡九牧令茲寄任何足以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知建寧府凌景夏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歷守劇郡綽有豈弟之聲入践禁塗蔚為侍從之表眷予賜履之舊寄以分符之嚴推平日之政以治民藉

本朝之望以重外庶幾兩得奚必再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淩景夏乞

致仕不允詔

卿德齒之尊典刑所寄在昔甘泉之法從實冠羣公於今正始之名流殆無幾輩退奉祠館洊更歲時俛仰湖山之間浮遊塵垢之表既無外累足以自頤奚為抗章復欲謝事其仍舊貫毋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淩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閔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良祐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乞守一州或奉外祠不允詔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之政朕所法也卿藴積淹博造詣精遠秉風憲記言動出制誥司諫諍平奏事詳命令固已盡議論文學之選矣官之卿貳分職帥屬以趨

事功之實朕又將有攷焉勉祗厥服稱朕所詳試之意所請宜不允

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畀外祠不允詔

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葢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

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耶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

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卿夙以學識簡於朕懷發舒謀猷歷華要方益觀於遠業乃祈去於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怍奚虞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恒豈復悔尤之積尚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材猷敏博器蘊淵閎入踐樞密甫周歲時任邦家之重知無不為應事物之繁綽有餘裕俾進參於黻扆仍兼倚於本兵謂即欽承乃茲遜避昔李德裕之興唐室而陳執中之相仁宗顧事業之如何豈科第之足問亟膺朕命毋或他疑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乞於所除

新命特免一職事不允詔

卿濟時之畧左右具宜徇國之誠夙夜匪解俾參庶政仍總鴻樞昔康定之紀元從晏殊之建請以共政之臣當同體氣凡安邊之議皆得預聞惟令兼官蓋出此意勉服定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參知政事王炎乞只令以舊帶端明殿職名充四川宣撫使不允詔

仰惟祖宗一視中外間遣近弼往釐遠方初無末世五

大在邊之嫌蓋得周家二公分陜之意朕念蜀萬里在天一隅繼咨執政之臣以重宣風之任旣稽故實亦合時宜載嘉許國之忠曾靡憚行之色而乃欲避權寵祈還政機非事實之當然殆謙畏之過甚亟膺成命毋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修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脇萬機康濟羣物旣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

於宰司蓋甫踰於期月若乃富彊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賛彌縫之助胡為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子為政尚云三年其盡弼諧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許辭機務不允詔

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政事靡陛易陵何以嚴國體謂將久任要在得人朕以卿道義純全謀謨宏遠洊更衆職而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

疆攻卜既精咨詢咸允乃寘百僚之冠式圖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釋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為然而未諒朕心蓋以既往為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勷相尚念分陰之惜毋徒屢瀆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情

試戶部尚書曾懷乞除一宮觀或外任差遣不允

詔

朕與二三大臣講論治道以精擇久任爲用人之方

御製用人論賜宰執云擇不厭精任不厭久

矧國計繁重非他官比如劉晏陳恕蓋皆久乃見效今朕之用卿既得人矣其益單乃心稱朕所以擇任之之意毋汲汲於求去也所請宜不允

右朝議大夫曾懷辭免除龍圖閣學士知婺州恩命乞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久勞暫逸者臣子之至情入從出藩者朝廷之異數既進退之無愧宜恩榮之有加卿自寘周行即司邦計深

達變通之術無明取予之方六年於茲多績用懋曳履
正資於獻納需章屢丐於退閑冠西清嚴近之班付東
道蕃宣之寄裕民足國已睎晏恕之功宣化承流尚繼
龔黄之政悉心思報避寵何名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

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以正直之德肅乂之材尸我一方甫更數月威惠孚
洽左右率從胡為抗章乃欲引去委寄之重方茲仰成

其體朕懷勉安爾位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宫觀不允詔

卿以盡護諸將之畧而鎮拊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葢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於兹治效為最而乃洊陳奏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敷文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吳芾辭免除徽猷閣直

學士知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昔漢氏得人之盛而以儒者通世務僅三人爾又不皆出於正也不其難乎卿夙蘊儒學力持正論而踐揚中外更閱繁劇窾卻立解芒刃不鈍非特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屬江西之謀帥舉閫外而付卿夫以才難如此而卿乃欲退自暇佚其可乎哉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芾

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卿回翔禁塗望實益劭鎮撫方面恩威一新顧欲於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蔣芾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差破隨行幹辦使臣等恩命不允詔

卿懇避上宰願持親喪念難奪於至情已特從於勤請若乃續廩庫之奉稍給户庭之使令非獨示寵異之優

亦以嚴等殺之辨載在典故合於事宜雖卿素懷損挹之誠不累於物矧今方在閔藐之際豈顧其私然此恩章蓋存國體勉承眷意毋復固辭所請宜不允

蔣芾再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并依格法指揮差破隨行使臣等恩命依所乞詔

卿富經濟之業冠猷謨之司雖予寧三年蓋無貳事而式是百辟宜有優恩既攷典章始頒詔旨乃勤累奏必欲終辭重鑒素懷勉從來諗惟眷注之良厚尤歎嘉之

靡忘所請宜依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辭免恩

命不允詔

卿學窮浩博識造淵微蚤冠冕於辰髦寖踐揚於禁路出納惟允密賛邦家之宜從容以和益儲公輔之望俾預聞於兵政蓋蔽自於朕心庶幾殫帷幄之謀亦以驗詩書之效毋為謙挹其即欽承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梁克家再乞解罷職任

退奉外祠不允詔

卿宏材敏識秉國機政惟事叢任重而夙夜不懈之故以逢霧露之疾神明扶持亦且良已謁告旬日曾何足言卿其節省思慮𥚃近湯液使遄有喜毋復以引去為辭稱朕意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免恩命不

允詔

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為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撫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新除荆南劉珙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恩命只令帶見今職名往知荆南不允詔

卿頃位樞府盡心公家見義必為守正不撓朕所未嘗忘也荆居上流晉比分陜徒得君重副吾四支惟是端

明之職自明道復置訖元豐初無以舊弼為之者卿雖無所增損殆未稱朕所以不忘賢德與今兹倚重之意進一等蓋循故事初未有殊特褒賞加於卿也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户部侍郎楊倓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入踐省寺出擁使節理財之職更閱幾徧矣進貳民部益覩來效若乃知取予之有道欲軍民之俱足能陳此義實獲朕心勉務力行毋為退避所請宜不允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不允詔

卿綽有文雅富於材猷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載疇政績擢眞禁塗旣付以銓綜之平亦需其獻納之益美成在久豈日月以為功進思盡忠其夙夜而匪懈毋懷故土而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知太平州周操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頃任言責凜有直聲晚登禁塗蔚為宿望勉從便郡之請蓋示優賢之意學士之職初非踰等法所當得義無可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吏部侍郎陳彌作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敏識足以察微宏才足以經遠夙夜匪懈知無不為今之兵部職分而事簡非唐六典之舊矣念未能盡卿所長也爰正貳卿之名俾司銓筦之重亟祗厥服益究乃猷毋執謙詞以稽成命所請宜不允

劉章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體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畀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周葵辭免恩命不允詔

士之致其事者朕皆有以寵綏之矧卿德齒之尊輔弼之舊朕所以貴德尚齒與夫優待大臣之意其可已乎體予眷懷祗服新命尕錫難老使士大夫有所矜式焉

所請宜不允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軍府事錢端禮奏到任已旬月年踰耳順乞復令奉祠退就閒館不允詔

卿世濟忠孝地兼親賢入參政機蓋實行於相事出布德意亦自昔之名藩繫民具瞻與國同體宜盡股肱之義益圖屏翰之勲而乃洊貢封章力求暇佚矧羙成在久豈旬月之足言而克壯其猷正耆賢之是賴勉安爾位毋復他辭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王師心乞致

仕不允詔

朕方貴德尚齒肆時耆壽俊往往不敢寧息賁然來思卿宿德雅望而又近在輔郡朕獨未之識也雖以養疾之便未能出從吾遊其可致為臣而遂已乎所請宜不允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

允詔

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用財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降授安德軍承宣使成閔辭免復鉞恩命不允詔

卿自奮忠力涉更險艱間因人言久去近别雖稍遠於

舊秩猶退奉於祠官屬閫寄之是嚴難人才之匪易不以一眚揜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俾建元戎之節往臨京口之師非名器之爾私蓋事權之宜稱其祇朕命益既乃心所請宜不允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廣州觀察使趙撙乞賜收還特轉行一官恩命檢會近上奏劄辭許賜自便

不允詔

卿總戎於外宣力滋多特頒異恩升畀顯秩夫將帥之

義一於徇國故在易之巽進退志疑則利武人之貞以治之今卿辭避新命而顧以去就進退為言豈其宜乎其即欽承思所以稱所請宜不允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夏藥

敕書

卿外分閫寄邈在坤隅載嘉鎮拊之勤方屬炎歊之候肆頒珍劑以示眷懷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銀合夏藥

敕書

卿以輔相之崇任藩宣之重屬炎歊之未艾念鎮拊之良勤式示眷懷特頒珍劑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銀合夏藥敕書

卿趨造於朝尚勤跋涉節宣其氣宜謹興居念方届於炎曦肆特頒於良劑即期入勤以副具瞻

參知政事四川安撫使王炎銀合夏藥敕書

卿參翊政塗往釐蜀部既捫參之艱險復觸熱之祥延

宜有分頒以資衛養

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使汪澈銀合夏藥敕書

卿望冠樞庭任分帥閫惟閩山之多暑矧夏令之方炎特頒劑和之良以助節宣之用

資政殿學士荆南路安撫使劉珙銀合夏藥敕書

眷西樞之舊德鎮南紀之上流既觸熱以就塗方下車而開府特頒良劑以示眷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撙陳敏吳拱員

琦王琪楊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張青郭諶王明銀合夏藥敕書

卿夙推將略外總師干有嘉守衛之勤方屬炎蒸之序特頒良劑以示眷懷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銀合夏藥敕書

卿以政府之崇任名藩之寄方對時之袢鬱其加意於節宣爰命疾馳往頒良劑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資政殿學

士知溫州王之望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資政殿學士湖北安撫使劉珙銀合臘藥敕書

卿義均股肱任重藩屏屬冰霜之方凜念夙夜之良勤宜有匪頒以資輔養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臘藥

敕書

卿綏撫西南勤勞夙夜歲華云晏寒氣方凝特頒湯液之良往助節宣之用

參知政事四川宣撫使王炎銀合臘藥敕書

眷吾輔弼撫彼西南道阻且長歲聿其莫特致精良之劑式昭眷注之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撙楊欽吳拱員琦銀合臘藥敕書

總戎於外宣力為多方此沍寒念其勤勚式頒珍劑以示優恩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王明張青王承祖

秦琪銀合臘藥敕書

協贊元戎訓齊勁旅匪頒之寵沾丐惟均以慰勤勞式

昭眷撫

鎮江府都統制成閔銀合臘藥敕書

起從祠館外總師屯方卜啟行屬當寒凛特頒珍劑以

示眷懷

武鋒軍都統制陳敏銀合臘藥敕書

輟從環列外總師屯受命云初祁寒方凛特頒珍劑以

示眷懷

正月一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入賀畢歸驛御筵

口宣

三元之慶萬物皆春眷乃皇華賜之宴樂其承寵渥以

對休嘉

正月三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歲律方新春寒尚冽眷言使傳留止都郵爰致甘滋俾

諧燕衎

正月四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弓箭例物口宣

卿等循聲而發克謹於容儀承簴是將俾頒於器幣豈惟適用蓋以旌能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御筵口宣

卿等新元展慶暇日出遊射不主皮蓋云和志宴有折俎庸以示慈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宣

眷爾新華遊於禁籞奠而後發樂且有儀式嘉審固之
能往致芳甘之品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射以觀德樂且有儀載惟終日之勤特致上尊之賜仍
加果實以助燕私

正月六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驛御筵口
宣

乃眷使華已辭軒陛即其舍館錫以燕差蓋軫念於勤

勞俾從容於術樂

又

卿等趨庭告至整駕將行毋疾其驅尚少留於信宿既醉以酒式昭示於惠慈

金使赴闕賜被褥鈔鑼口宣

寒律云初使華來戾念久勤於道路方入帽於都郵爰致頒宣以昭眷渥

賜生餼口宣

眷言使節戾止都郵俾致餼牽式昭寵賚庶幾飽德亦足忘勞

賜内中酒果口宣二首

脩塗滋久授館云初錫以醇醪副之佳實出於内府時乃異恩

使介之華少留於闕下芳甘之品特出於禁中式致匪頒以昭寵異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大銀器口宣

春元均慶鄰好修和載嘉四牡之勤特賜中金之器茲惟優異其克欽承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遠會春元來臨近甸言念風霜之冽不勝道路之勞特示燕慈以將恩渥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赤岸賜御筵口宣

使節飛華國函修睦近在郊闉之外想多川陸之勞式示燕慈欽承至意

赤岍賜金使御筵口宣

使節倭遲亦云勤勩都門密邇諒切欣愉其頒式宴之恩以示勞來之意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

卿等入辭法座出憩賓鄉念將命之良勤矧就塗之非久渀加錫予以示眷存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龍鳳茶餅金鍍銀合口宣

靈卉之英建谿所貴茲惟絶品非止常珍眷使節之言歸庶橐裝之增賁

赤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三首

卿等聘儀告畢使節言還出舍於郊將復勤於跋履既醉以酒尚少盡於從容

卿等已事而竣茲復祗於遠役式燕以衎宜少駐於近郊尚體眷懷庶亡勞勩

華正展會信使遄歸方臨修陸之勞宜有祖筵之盛庸

將嘉禮以示至懷

赤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還車言邁甫出宿於近坰飲酒孔偕尚少留於祖

帳復頒芳旨益厚眷存

平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已畢慶儀指燕路以言還至吳門而少

愒申加燕勞尚體眷存

鎮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將命還轅經塗會府屬當寒凜亦旣勤劬爰錫宴私以昭眷渥

盱眙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畢使言歸征塗云久玆焉弭節行即渡淮尚少遲回於餘燕樂

鎮江府賜金國賀會慶節人使銀合茶藥口宣

誕節甫臨使華來聘冒風霜之淒勁涉川路之悠長特致匪頒式昭眷撫

鎮江府賜御筵口宣

眷惟使節來會誕辰適既濟於濤江方少休於候館往頒燕衎庸慰勤勞

赤岍賜金使酒果口宣

遠勤信節來展慶儀行即扣關俾伸廷勞載頒芳旨以助燕私

賜金使上壽畢歸驛御筵口宣

誕辰紀節信使造庭進退周旋見容儀之有恪飲食燕

樂示吉慶之惟鈞

歸驛賜酒果口宣二首

載嘉使介入覲闕庭已虔致於慶儀復即安於公館宜推好賜以表眷懷

誕節均歡使軺修聘俾之授館行且經旬游致芳甘式將眷渥